

# 《臺灣外記》

## 作者江日昇姓名年里考

盧淑惠\*



\* 盧淑惠：民國六十三年生於彰化北斗。目前為國中教師，並就讀中正大學碩士在職專班。





### (摘要)

研究鄭成功的歷史史料最重要四種是：楊英《從征實錄》、夏琳《閩海紀要》、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江日昇《臺灣外記》。其中《臺灣外記》一書是鄭成功追隨者的兒子江日昇，根據父親口述紀錄的，編寫的時間最遲，但紀錄的時間卻最長，是研究南明史與鄭氏時代臺灣史的重要資料。然而其作者江日昇的生平文獻資料極少，筆者擬由方志的資料記載參照《臺灣外記》中記錄的內容，考證作者的姓名年里，最後並替江日昇作一小傳。

《臺灣外記》一書內容以明末清初鄭氏五代史事為主軸，擴及南明政權與清初經略南疆之人事與環境的全盤關係。該書描述的年代起自天啓辛酉（1621）年終於康熙癸亥（1683）年，前後共計六十三年，對於明鄭時期的相關歷史研究有極大的存錄價值；又因為它的文字通俗，許多史事描寫得活潑生動，讀起來有小說的趣味性。自康熙年間初稿問世至今已三百年。由於有關明鄭史料的亡佚甚多，而此書距鄭克塽降清（1683）不過二十餘年，書中所記臺灣早期的史事，特別是鄭氏一族與臺灣歷史發展的記載，頗多世所少見者，因此治臺灣史者多視若瑰寶，認為是研究南明史與鄭氏時代臺灣史的重要資料。

該書題為「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識」。「九閩」是指在清朝康熙二十三（1684）年，福建增設臺灣府，由原來的八閩（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寧、邵武、汀州等八府），改為九閩。到雍正十二（1734）年時，福寧州升為府，稱為十閩。所以可以推測作者寫是書應在康熙二十三（1684）年到



雍正十二（1734）年間。既然「九閩」是福建，那「珠浦」應是在福建的某處。

根據《臺灣外記》卷一記載：

至同安縣，設高浦所。濬一井於來龍之白鶴山上，深十餘丈。熔化生鐵數千斤，傾入井內。其所前有大石二十八塊，每石令匠分劈兩片（諺云：「白鶴山，珠嶼案，誰人葬得著，天下得一半」。故德興有是舉。<sup>1</sup>

據《同安縣志》記載：

高浦城在安仁里，離縣城六十里。……江夏侯周德興建城。<sup>2</sup>

高浦在縣西南，與海澄之排頭門、新安相對，居廈門西北。<sup>3</sup>

寶珠嶼在高浦所前，海中沙嶼也，此嶼周圍皆石，中有一邱：土赤，嶼上草短，遙望如翡翠之球球，天然佳麗。近附此島有五條山脈穿入海中，俗稱五龍奪珠，諸山脈之發源，一自天柱山而降，經灌口至高浦而止；一自天馬山而降，經滸井至集美而止，一自白虎巖而降，經後溪至西陳而止；一自巖內山而降，經珩頭至白石而止；一自大帽山而降，經豪山浦至港頭而止。其山龍趨勢，皆向寶珠，因有此名。<sup>4</sup>

由《臺灣外記》的內容記載及方志推測，珠浦應當就是寶珠嶼及高浦的簡稱，實際上即指福建同安縣。

至於江日昇的生平，有三處方志提供瞭解他的資料：

1 方豪《臺灣外記》，（精裝本），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年3月影印出版，列為臺灣文獻叢刊第一輯，頁2。

2 《同安縣志》卷六〈城市〉，台北，海天印刷廠，1986年10月，頁2。同鄉會非賣品。

3 《同安縣志》卷十九〈交通航路〉，頁1。

4 《同安縣志》卷四〈山川〉，頁7。



《福建通志》卷百六十二〈國朝選舉二舉人部〉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恩科江日昇榜是年三月鄉試八月會試……同安

江日昇第一名。<sup>5</sup>

《泉州府志》卷三十七〈選舉五〉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萬壽恩科解元江日昇……江日昇，本姓林，第一名。<sup>6</sup>

《泉州府志》卷七十六補篇〈國朝向學〉

江日昇，原姓林，字敬夫，惠安前型人。康熙癸巳恩科解元。性孝友，有夙慧。甫弱冠，學使汪公薇即取入同安庠。父兆麟，送至郡，從游於陳之縉，學遂大進。癸巳場中，刻意為文，日過午首篇始就，房考未及識拔，而主司謝昆皋於落卷中搜得之，喜躍若狂，遂定第一。闈文既出，人爭傳誦。應春官，有欲預為地者，峻辭卻之。林洪烈主試楚闈，邀與俱往，所甄拔皆名士。未幾歸，卒於家。<sup>7</sup>

從以上的資料顯示幾點：

- 一、江日昇原姓林，字敬夫，籍貫為惠安前型人，但因為某種原因，改籍為同安，以「江日昇」之名參加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鄉試，登該科解元。
- 二、甫弱冠，學使汪薇即取入同安庠。
- 三、林洪烈主試楚闈，邀與俱往，所甄拔皆名士。

<sup>5</sup> 《福建通志》六，清同治十年重刊本，陳壽祺等撰，中國省志彙編之九，華文書局印行，頁26~27。

<sup>6</sup> 《泉州府志》二，1964年10月10日影印，朱商羊製版，登文印刷局，頁23~24。

<sup>7</sup> 《泉州府志》四，1964年10月10日影印，朱商羊製版，登文印刷局，頁18。



#### 四、江日昇的父親名兆麟。

根據《臺灣外記》卷一記載：

余先君諱美鼇，生同時，從永勝伯鄭彩翊弘光，督師江上。繼而福州共事，署「龍驤將軍印」。至丁巳（康熙十六年，1677），改職歸誠，往粵東連平州。始末靡不周知，口傳耳授，不敢一字影捏，故表而出之。<sup>8</sup>

作者於書中親自說明自己父親名字是「江美鼇」，本屬鄭彩部下，在長江護衛南明弘光帝，至康熙十六年（1677）因改職才歸誠，既曰「歸誠」當然是叛此附彼，往粵東連平州任職。查《廣東通志》卷五十九〈職官表五十〉，並無「江美鼇」，卻有「林兆麟」：「康熙朝——林兆麟，福建人，三十九（1700）年任，督標中營副將。」<sup>9</sup>

據《泉州府志》載江日昇原姓林，父兆麟，而此處的福建人林兆麟，也許就是江日昇的父親，換言之，江美鼇、江日昇父子或許就是林兆麟、林日昇（字敬夫）父子。江美鼇降時為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可是其任督標中營副將卻已是三十九年（1700），推測也許他初降時居官甚微，到了那時才發跡起來。既然如此，何以江日昇會捨棄原名不用，則其中應有道理。底下錄出曾對此發表過意見的幾位學者的看法：

方豪先生的看法<sup>10</sup>：

《臺灣外記》是江日昇自己寫的，比《泉州府志》應該更可靠。林兆麟，

8 方豪《臺灣外記》，（精裝本），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年3月影印出版，列為臺灣文獻叢刊第一輯，頁15。

9 《廣東通志》二，清同治三年重刊本，陳昌齊等撰，中國省志彙編之十，華文書局印行，頁13。

10 〈《臺灣外志》兩抄本和《臺灣外記》若干版本的研究〉，收錄於《方豪六十自訂稿》上冊，頁911~912。



惠安前型人，江日昇生父。江美鼇，字龍弼<sup>11</sup>，同安高浦所人，江日昇寄父或後父。江日昇，原姓林，原名佚，字敬夫，惠安前型人；以江美鼇為寄父，或由於江美鼇是其後父，因姓江，改名日昇，字東旭，稱同安人，入同安庠。

房兆楹先生的看法<sup>12</sup>：

江日昇自稱是珠浦人，珠浦即高浦，是同安縣的別名。在加大兩種抄本外志前的各家序文裏還有如下的記載。康熙戊子（1708）彭一楷序說江日昇「為甌閩士性嗜古文詞不拘章句學。幼從先人遊宦嶺表，悉鄭氏行事。」鄭應發序裏說：「吾友江子東旭先君，……歸誠我清朝，改武為文授州守之職。東旭為幼子，最所鍾愛，晨夕左右不離。」余世謙序說：「余與江子東旭計別二十有三秋矣。一旦既見於鵝城水濱，相視其夢乎真耶。鬚已蒼髮已斑，幸顏如昨而力尚壯。」由此可知同安人江日昇是江美鼇晚年五六十歲時所得的兒子，在一六七六時他年尚幼，最多十五六，不過最少也在十歲以上，所以假定他是一六六〇到一六六五年間生的。到康熙五十年前後在江西鉛山（即鵝城）和余世謙相見時已是鬚蒼髮斑的五十來歲的人了。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即是作《臺灣外紀》的江日昇一生只喜古文詞，於章句學的四書文沒有興趣。至於惠安人江日昇，泉州府志（卷七十六葉十八）說他：原姓林，字敬夫，惠安前型人。康熙癸巳恩科解元。……甫弱冠，學使汪公薇即取入同安庠。父兆麟，送至郡……。癸巳場中，刻意為文……。闡文既出，人爭傳誦。……。林洪

11 方豪於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發現的《臺灣外志》抄本，在江美鼇名下有小字夾註曰：「字龍弼，泉之同安高浦所人；後改文職，任廣東連平知州，投誠」見同頁。

12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於《大陸雜誌》第二十卷十一期發表〈關於江日昇和臺灣外記的版本〉，頁。327。



烈主楚闡，邀其俱往，所甄拔皆名士。未幾歸，卒於家。」查清祕述聞汪薇任福建學政是康熙三十三年到三十九年（一六九四至一七〇〇）。這時惠安江日昇甫弱冠，大約二十歲，所以他生年最早在康熙十四五年，比同安江日昇小十幾歲。而且他父親林（江？）兆麟尚健在。（這時江美鼇若在世應是九十多歲的人了。）而且這位惠安解元公一生在八股文圈子裏，和作《臺灣外記》的不屑作八股文的同安人江日昇應該是判然兩人。

陳大道先生提出不同的看法<sup>13</sup>：

改名換姓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種意味即將面對生死挑戰，那就是——從軍。從軍之後易名改姓，以免牽連家人，方便行動。《臺灣外記》作者父親林兆麟因從軍抗清而改名換姓為「江美鼇」，降清後重新恢復本名，因此官修《泉州府志》與《廣東通志》，都記載他的原名，而記敘戰爭實錄的《臺灣外記》，卻出現他從軍時的名姓，林兆麟畢生戎馬，長達三十三年以上歲月隸屬明鄭旗下，這段期間他以「江美鼇」為名，而「江日昇」之名，必也定於此時。故《臺灣外記》作者而言，自幼隨父親「江」姓的結果，縱然日後父親恢復「林」姓，但他久已慣用「江日昇」三字，所以仍用此名姓寫作，甚至據以參加科考中舉。由於此書的風行，江日昇遂取代其本名而廣為人知了。

另外他又舉例說明雖然江日昇並沒有在《臺灣外記》中解釋自己父親改名換姓的經過，卻詳加說明許多在抗清時與抗清後不同姓名的實例。並舉例如下：

施「郎」降清後，改名施「琅」。卷九。

13 〈改名換姓從軍去，遺事常存稗史中——談《臺灣外記》的作者問題〉《臺灣文獻》第四十一卷二期，頁156。



施琅子「施齊」投靠鄭經後，改姓「王」名「世澤」。卷十六。

「陳」儒隨施琅克澎湖、撫臺灣後，又復姓「林」。卷二十三。

「萬」正色降清改姓「黃」，官山西平魯參將後，又復「萬」姓。卷二十三。

「王」英原姓「吳」，降清後始復本姓。卷十六。

「張」禮與友同盟，以萬人合心，故改姓「萬」。卷十一。

至於鄭家本身改名的記錄，則較為人所知悉，如鄭芝龍本名「一官」，當賊首時始更此名，兄弟四人及十二名同夥，均以「芝」為排行，末字則取一動物名，為：芝虎、芝豹、芝彪、芝鳳……等等（卷一）。此外，鄭成功本名「森」，賜國姓「朱」，賜名「成功」，亦是最好實例（卷五）。

筆者較認同陳大道先生的看法，確實在《臺灣外記》中，可以看到許多因為投靠不同的政治集團，而造成改名的現象，就如同陳大道先生所說的，在戰亂時期為了要保護自己的家人、朋友，免得因為自己個人因素，連累到整個家族，如果改名換姓，就表示和過去的種種關係切斷。《臺灣外記》作者的父親從軍時將原來林兆麟之名改為江美鼈，屬鄭彩部下，前後達三十三年之久，而江日昇之名也定在此時；至康熙十六年（1677）因改職歸誠，往粵東連平州任職，又改回原來姓名林兆麟，其實這何嘗不是又一次的改名呢？這也解釋了官修《泉州府志》與《廣東通志》，都記載他的原名。就《臺灣外記》作者而言，江日昇之名已經用習慣了，即使父親改回先前林姓，但他還是用此名姓寫作，甚至據以參加科考中舉，所以書中的他還是用江日昇之名，他的父親還是江美鼈。

另外一個理由是明清時期許多人參加科舉考試或是科舉考上之後都有改姓或改名的例子：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鄭陞，原名階陞。



萬歷三十八年庚戌洪觀光，原名觀。

天啟二年壬戌黃仲奕，改名其晟。<sup>14</sup>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解元蔡春魁，本姓林。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解元史大範，本姓陳。葉心朝，榜姓王。

康熙五十年辛卯洪汝楫，原姓楊。郭盛科，原姓洪。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郭章捷，榜姓鄭。<sup>15</sup>

不管是改名或改姓，榜上之人與原來姓名不同者不勝枚舉，至於其中個人所持理由，就不得而知了。而《泉州府志》卷三十七〈選舉五〉所記載：「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萬壽恩科解元江日昇……江日昇，本姓林，第一名。」<sup>16</sup>這種情況在當時就有許多這樣的案例，故江日昇也不以本名參加科考，是很可以解釋的。

房兆楹先生的看法認為惠安、同安各有一個江日昇，他根據鄭應發和余世謙的序，推測惠安的江日昇，要比同安的小十幾歲，但這推測只以「幼子」、「鬚蒼髮斑」等，沒有堅強而確切的證據。房兆楹先生的另一理由是江日昇在〈自序〉裏也自稱同安人，不過，一個已經改籍了的人，當然要以新籍自稱。至於房兆楹先生根據彭一楷〈序〉，說作《臺灣外記》的同安江日昇「性嗜古文詞，不拘章句學。」而《泉州府志》裏的惠安江日昇卻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場中「刻意為文」，是年中恩科解元，「闡文既出，人爭傳誦。」所以他斷為「判然兩人」。可是明清兩代的文人中，最初為了要入宦途，而不得不「刻意為文」，以求功名，但心裏卻仍然「嗜古文詞」的，也實在不勝枚舉。

14《同安縣志》卷十五〈選舉·明舉人〉，台北，海天印刷廠，1986年10月，頁6。同鄉會非賣品。

15《同安縣志》卷十五〈選舉·清舉人〉，台北，海天印刷廠，1986年10月，頁20。同鄉會非賣品。

16《泉州府志》二，1964年10月10日影印，朱商羊製版，登文印刷局，頁23~24。



所謂「不拘章句學」，即是表示他也會「章句學」，只是「不拘」罷了。

除此之外，亦可由其他人的序及《臺灣外記》的內文中找到一些資料，如：

一、江日昇父親曾在廣東做官，所以江日昇也到過廣東，《臺灣外記》，有附記曰<sup>17</sup>：「余戊午歲會陳駿音於粵之韓江，年八十有奇矣，問及石齋先生事。」戊午即康熙十七年。如前所述，江日昇的父親在康熙十六（1677）年，改職歸誠，往粵東連平州。所以江日昇也跟去了，才得以在康熙十七年會晤陳駿音並詢問實齋先生事。而在〈國朝向學〉中談到江日昇甫弱冠，（福建）學使汪公薇即取入同安庠的情況。據記載，汪薇是在「康熙乙丑（二十四年）進士，三十六年任福建督學道，以崇實學端士習爲首務」。<sup>18</sup>按照該文所載，則江日昇的年齡在康熙三十六年以後，即汪薇在福建督學時，只不過是個未及二十歲「甫弱冠」的童生。《臺灣外記》所載康熙十七年在廣東會陳駿音，康熙二十三年去臺灣參觀，二十四年結識陳祈永年齡不合。假定康熙十七年江日昇會陳駿音爲十七歲，則江被汪薇取入同安縣學的年紀亦當三十五歲以上，這怎能說是「甫弱冠」呢？如果按照上述推算，則江日昇在康熙五十二年中解元時亦應有五十二歲。由此看來，或《臺灣外記》或《泉州府志》必有一誤。

二、「余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仲冬至臺灣。曾有一律曰……」<sup>19</sup>江日昇在施琅復臺第二年，也就是清朝統一臺灣的第二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冒著仲冬嚴寒季節親訪臺灣。此時，江日昇如果不是和當時清軍有某些關係他是不可能去的。

三、吳存忠〈序〉：「余與江子東旭，本會于西粵蒼梧，閱其所輯《臺灣外

17 《臺灣外記》卷二，頁78。

18 嘉慶《大清一統志》卷424，《福建統部·名宦》，頁26。

19 《臺灣外記》卷十，頁448。



志》，……」根據此〈序〉，可見江日昇還到過廣西梧州，而且《臺灣外志》的稿子也隨身帶去。吳存忠〈序〉末題曰：「拜書于西粵蒼梧署內」，可見該〈序〉亦作於梧州。

四、江日昇〈自序〉序尾題署：「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九閩珠浦東旭氏江日昇謹識于雲陽之寄軒。」說明了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成書時他在雲陽寄居。雲陽，縣名，在四川。〈自序〉文中尚有一年數可公稽考，原文說：「爲鄭氏臺灣與二三故老遵奉舊朔，孤承海外，恃波濤之險，來往倏忽，騷擾邊疆，費朝廷無數金錢，以至遷移五省，屢勤南顧之憂者四十年。」〈自序〉作於康熙四十三年，上推四十年，正康熙三年，遷移五省之議，即發生於是年。

五、彭一楷〈序〉提到「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春正月，余遊閩嶠，寓芝山蘭若，獲交山陰余元聞。……元聞手一書，其標目曰《臺灣外志》」。可見此時《臺灣外記》應已完成。

六、康熙甲申（1704）年冬岷源陳祈永〈序〉，〈序〉云：「余司鐸南詔，於乙丑（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獲交珠浦江子東旭（日昇），蓋循循然重厚博物君子也；嗣出其所輯台灣外記三十卷，屬序於余。……江子豈獨備史氏之三長，抑且有功於名教，立頑起懦，不朽矣！」此〈序〉中說康熙二十四（1685）年春陳祈永獲交珠浦江日昇，此時的江日昇是個循循然重厚博物的君子形象，由此可知江日昇此時人尚在福建，而且是個讀書人的樣子了。但是陳祈永是在康熙四十六（1704）年才任詔安的訓導。《福建通志》和《漳州府志》同樣記載：詔安訓導「陳祈永，長樂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任。」<sup>20</sup>——那麼兩人如何在康熙二十四就認識了呢？

20 《重纂福建通志》四〈國朝職官〉卷百十一，清同治十年重刊本，陳壽祺等撰，中國省志彙編之九，華文書局印行，頁28，總2108。



方豪先生曾對此作過探討<sup>21</sup>，認為〈序〉中乙丑應為己丑之誤，也就是說陳祈永在康熙四十六（1704）年任詔安的訓導，與江日昇在己丑（康熙四十八）年論交，並且江日昇請陳祈永寫序；而彭一楷在康熙四十七年又看到此書。因此，不論當時是否已修定完稿，至少其初稿在康熙四十七年就應已完成。

七、鄭應發〈序〉：「吾友江子東旭，其先君當勝國之末，嘗統數萬兵，見天命有在，歸誠我朝，改武為文，授州守之職。東旭為幼子，最所鍾愛，晨夕左右不離，習知時事，強記博聞。疏財重義，四壁蕭然……歷落牢騷，所如不偶，行多坎坷。緣與友人計劃，無如數何。欲為鶯鳴義俠，反成雀角謗疑，構訟歲月，徙倚縣庭，因著《台灣外記》一書。」由上述可知，江日昇晚景境況不佳，訴訟纏身，徙倚縣庭，是個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只留下《臺灣外記》。但令人不解的是，《泉州府志》的小傳中對其著作卻隻字未提。從《泉州府志》卷七十六補篇〈國朝向學〉中他峻辭推卻「欲預為地者」的舉動看來，他是一位守正不阿、清廉之士；至於「甄拔皆名士」，可知他有拔擢賢士、知人之明。可惜因「疏財重義」而家道中落。

八、再據〈國朝向學〉傳所言，江日昇鄉試奪魁後並未入仕，只是在「林洪烈主試楚闈時，邀與俱往，未幾歸，卒于家」。林洪烈係福建晉江人，為江日昇同鄉，康熙三十（1691）年進士，任過鴻臚寺少卿及太常寺少卿等職，「旋典湖廣試事，所取皆知名士。使還，卒于官。」<sup>22</sup>他拉江日昇幫助他到湖廣當主試，自然在康熙五十二年以後。根據錢實甫《清代職官

21 〈《臺灣外志》兩抄本和《臺灣外記》若干版本的研究〉，收錄於《方豪六十自訂稿》上冊，頁908~910。

22 乾隆《泉州府志》卷51，《國朝循績三·林洪烈傳》，第3頁。



年表·鄉試考官年表》所載，林洪烈主試楚闈應在康熙五十六（1717）年<sup>23</sup>，不久即離去。這與江日昇〈國朝向學〉中所言「未幾歸」意思是相符合的，表明江日昇停留在湖廣的時間亦短。至於他何時「卒于家」，並未明確說。但從字面的語氣上看，似乎回家不久即死。

總結以上資料的歸納，可替江日昇立一小傳：（其中不無矛盾處。）

江日昇，原姓林，字敬夫，號東旭。惠安前型人。性孝友，有夙慧。甫弱冠，學使汪公薇即取入同安庠。父兆麟，送至郡，遊於陳之縉，學遂大進。嗜好古文詞，不拘章句學。習知時事，強記博聞。疏財重義。

◎康熙十六年，父歸附清朝，在廣東連平州任職，江日昇亦隨同前往。

◎康熙十七年，會黃道周弟子陳駿音於廣東韓江，問及石齋先生事。

◎康熙二十三年，清朝統一臺灣後，江日昇至臺灣。

◎康熙三十六年以後，受福建督學道汪薇賞識，入同安縣學。

◎康熙四十三年，《臺灣外記》成書時他在四川。

◎康熙四十八年，在福建結識詔安縣訓導陳祈永，並請他為《臺灣外記》寫序。

◎康熙五十二年，江日昇中舉，鄉試第一名，名聲大噪。文既出，人爭傳誦。

◎康熙五十六年，隨太常少卿、晉江人林洪烈赴湖北典試，未幾歸。

◎與吳存忠、鄭應發、陳祈永等相善。江日昇遊歷廣泛，到過廣東、臺灣、廣西梧州、四川。康熙末年雍正初，晚景境況不佳，訴訟纏身，徙倚縣庭，繼續修改《臺灣外記》，後卒于家。

23 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908頁。



